

范梈与他的 《海康集》

张应斌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范梈与他的
《海康集》



张应斌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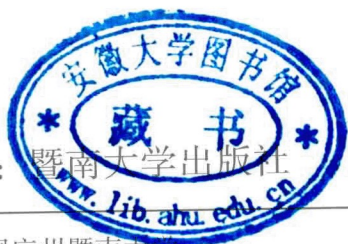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范梈与他的《海康集》/张应斌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668 - 1156 - 1

I. ①范… II. ①张…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元代 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2717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65 千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张应斌教授的新著《范梈与他的〈海康集〉》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他特别叮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

本不欲应承，因为我才疏学浅，故从未斗胆为他人作序；何况文史专家应斌兄学富五车，我哪敢不自量力地“赐序”呢？但是，为了纪念我们的特殊缘分，为了纪念我们三十余年的友情，我又欲罢而不能。

在茫茫人海中，我与应斌兄特别有缘。首先，我们是同乡，均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的利川土家族地区。其次，我们是“同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一起洗脚上田，进入大学。再次，我们两度成为同事：先是在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同事十二年；尔后我们天各一方，再相会于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同事十二年，直到今天。更为重要的是，他性情直爽，这一点我们也非常相似。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人格上彼此欣赏，学问上共同切磋，人生上相互扶助，友情历经三十余载而始终不渝。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说，深厚的友情是“思想所不能形容、言语所不能详尽、计数所不能衡量、文士所不能抒发、诗人所不能讴吟”的。人生不过百年，生命何其短暂，人海何其茫茫，但是我们竟能如此，难道不是特殊的缘分和人生之大幸么？为此，我又怎能拒绝呢？

既是老友，自不便相互吹嘘，但我又不能不说上几句。《范梈与他的〈海康集〉》，是应斌兄退休后在新的领域中撰写的第一部专著。他的专业本是中国古代文学，著述甚多，其中《中国文学的起源》已纳入台湾的国学基本丛书。但他在花甲之年仍宝刀未老，又转入雷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在一年内完成了这部力作。它所体现的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人生精神，令人感佩。

《海康集》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范梈在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的首府雷州任照磨期间的诗集，但它在明代已散佚。应斌兄在文献典籍中游弋时发现了它，并披沙拣金地寻觅和辨识，终于把它们一一地钩稽出来，并作了很好的梳理分析，使《海康集》几百年后得以重现“江湖”。2014年春节期間，我一口气通读了全稿，深感《海康集》这颗南海之珠的可贵，更感应斌兄在沧海之中发现它的艰

辛。这部著作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为北部湾地区和雷州半岛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和文学资料，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它所体现的博览群书、目尽今古的学术精神，也令人景仰。

在湛江师范学院的日子里，我们几度合作开展学科建设和学术课题研究，本书即是我主持的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为了我们的缘分和情谊，为了本书所体现的人生精神和学术精神，我冒昧写下以上文字。不知应斌兄以为然否？

朱 城

甲午年正月初五于湛江

自序：失落的诗集

在元代，岭南地区分为广、桂、雷三道，海北海南道的首府就在雷州路海康县。元《宛陵群英集》卷六载元汪泽民《送海北宪使》：“海康隆宪府，曹掾简清忠。问俗通黎语，忧民卜颶风。辟书催棹发，行李任囊空。勿惮南程远，升台计日功。”海康成为海北海南道的首府后，揭开了雷州在岭南甚至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元代岭南三道虽有不少诗歌和散文保存下来，但罕有岭南文学的专集。这是因为，一些任职岭南的官员虽有诗集传世，但其中未必有多少笔墨描写岭南的地理和人文。如元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周伯琦著有《近光集》三卷，海北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照磨王礼著有《麟原文集》二十四卷，但它们在内容上均与岭南文学没有多大的关系。元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副使郑潜著有《樗庵类稿》二卷，其《次韵答乌孙员外延平见寄》写到雷州：“王师百万控荆蛮，颇牧萧曹济世艰。一代中兴全治乱，十年薄宦半幽闲。未观海北雷阳俗，且看江南雨后山。羨子冷风增意气，剑光时复映酡颜。”但仅有“未观海北雷阳俗”一句，涉及地方文化。元刘鹗《惟实集》和元傅若金《傅与砺诗集》等集中，涉及广东和广西地方文化的内容要多一些，但仍不是岭南文学的专集。元代可称为岭南文学的专集有二，一是范梈的《海康集》，二是陈孚的《交州稿》。陈孚的《陈刚中诗集》第二卷即《交州稿》，它是陈孚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以翰林院国史院编修、礼部郎中、安南副使的身份随吏部尚书、安南正使梁曾出使安南（今越南）时，在往来的途中所作。《交州稿》虽有记行广西的诗歌，但是它的主题集中在交州（今越南）。故在元代岭南三道中，唯一可称为岭南文学专集的，只有范梈的《海康集》。

“海康城下白云飞”，范梈在《题燕山金事彩绣堂》中的这句诗，可移以形容他的《海康集》。《海康集》是以海北海南道的首府所在地“海康”（今雷州市）来命名的诗集，它是海康城中一朵飘逸而美丽的白云，是雷州半岛古代文明中最灿烂的精神之花。它原称《海康稿》，最早被记载在元代大文人吴澄的《故

承务郎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范亨父墓志铭》（以下简称《范亨父墓志铭》），其中写道：“范之诗文，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总十二卷。”范梈所著诗集七本中，第三本就是《海康稿》。《范亨父墓志铭》作于元至顺二年（1331），即范梈去世的次年，是可信的。明代刘嵩还不止一次读过《海康稿》，在元刊本《范德机集》中，有大量雷州和海北海南道题材的诗歌，当选自《海康集》。范梈著有《海康集》，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海康集》在明代已散佚，清代《四库提要》已不提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七：“（范梈）所著有《燕然稿》、《东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所说的范梈六本诗集、十二卷中，独缺《海康稿》。因此，范梈在海北海南道八年，其间所著的《海康集》，便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之所以被湮没，是因为从未印刷出版过。范梈传世的诗歌主要有两种：一是元代刊印的七卷本《范德机集》，一是明代刊印的九卷本《范文白诗集》。二书均打破范梈原著各诗集的界限，依体裁分类选诗，而非范梈的原著；而原著后来又飘零散佚，故《海康集》在世间黯然消失。

但《海康集》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却有着重要意义。14世纪，在西方是文艺复兴的世纪，在中国却是“文艺复兴”的世纪。海北海南道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且仅出现过一次的南海之滨的行政区。当时，越南已从岭南独立出去，岭南余下的地区分为广、桂、雷三道。其中，“雷”道即海北海南道，它是个充满海洋气息的新的政区名词，即指以南海与北部湾结合部的雷州为中心而建立的一个跨海性的政区，是成吉思汗式的世界视野下中国新的海洋意识在行政建构上的体现。海北海南道意味着：站在中国大陆的“南极”雷州，进可以开发“海南”的南海海洋，退可以守卫“海北”的中国南海和北部湾海疆。元代的海北海南道曾经凝聚着怎样的“武艺”意识和国际新思维，今天已没人能全知了。尽管如此，仍可以寻绎“海北海南道”的基本旨趣：海北海南道对于元代中国南海的军事、政治和国际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康集》便是海北海南道时期诞生的诗集，也是历史上第一部以雷州地名命名的诗集。但是，这部重要的诗集却随着海北海南道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这对于中国南海跨海性政区的文学和历史研究、中国南海的海疆史研究，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为了弥补这个历史遗憾，近几年来，本人着手搜辑《海康集》。本书以元刊

本《范德机集》和明刊本《范文白诗集》为基础，结合《元文类》、《元诗选》、《御选元诗》等元诗的选本，钩稽出范梈在元代海北海南道的雷州、化州、廉州等海北五路和海南四军以及在岭南其他地方的诗歌，并从时间、地点、题材特征上加以辨识、考论、确认和阐释，以期恢复范梈《海康集》的大致面貌。

在封建社会，掌握物质资源的官僚的地位是最高的，而职位不高的官吏在历史中便没有什么地位，故万历《雷州府志》中并没有《范梈传》。今天雷州文史研究者所提到的范梈的诗歌，多为《登沓磊驿楼自此渡海》一首。笔者辑得范梈在海北海南道的诗歌80余题、100余首，以及散文5篇。能有这样丰厚的收获，笔者也是大喜过望：难道范梈的《海康集》真能重现江湖？这本失落的诗集，这颗南海的遗珠，是范梈从元仁宗延祐元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14—1322）八年间所作的诗歌，现存篇幅约三卷。这不仅是对《海康集》力所能及的还原，也为中国南海和北部湾地区最后一个跨海性政区的文学与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文本。

其实，“还原”谈何容易？今距范先生在世已近七百年，所辑得的《海康集》逸文难免残编散简。但是，所得十居七八，这已可告慰范德机先生和海北海南道的先贤了。

因能力有限，笔者在《海康集》的“还原”中，难免有未“还”者和误“还”者，还望方家补充和指正。

张应斌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于湛江燕岭阁望海楼

目 录

序	朱 城	001
自序：失落的诗集		001
第一章 范梈的著作与《海康集》		001
一、范德机与元诗四大家		002
二、范德机的著作		006
三、范德机的《海康集》		008
四、范德机的《东坊集》		010
第二章 范梈赴任雷州		015
一、告别京都		016
二、赴任雷州		022
三、到达雷州		027
四、雷州任职		029
五、雷州任期		032
第三章 范梈在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		036
一、初到雷州		037
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官署		040
三、海康斋居		046
四、廉访司僚友		052
五、雷州迎送		060
六、在徐闻		068
七、挂冠雷州		073
八、后雷州时期		081

第四章 范梈亲历的元代雷州文化	087
一、海康举人与元代科举史	087
二、元代雷州自然灾害	092
三、元代雷州的海上通道	097
四、雷州雷神的祭祀和敕封	104
五、雷州元代的民族文化	114
第五章 范梈在海南廉访分司	119
一、海南巡行	119
二、海南风物	143
三、海南公务	151
第六章 范梈在海北	163
一、化州	163
二、广西路上	164
三、在廉州	170
第七章 范梈的佚文	175
一、书信、序文两篇	176
二、临高县毗耶神文两篇	180
三、佚文存目	183
第八章 范梈《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186
一、《海康集》产生的历史背景	186
二、《海康集》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	188
三、《海康集》对海北海南文学的贡献	192
附录：《海康集》辑佚	197
参考文献	223

第一章 范梈的著作与《海康集》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人称文白先生，元代江西行省临江路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人。《元史·范梈传》：“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范梈的人生比较凄苦，他出身贫寒，而且幼年丧父，赖寡母守志不嫁，亲自把他抚养和教育成人。他生于元朝，当时朝廷已废除科举，他以算命先生的身份卖卜京师，以谋取进身，其穷愁潦倒可见一斑。幸运的是，喜爱贤才的董士选发现了他，让他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暂时在董家栖身，后推荐他为左卫尉教授，继而任翰林院编修，他才走上了仕途。但时运不济，遭逢官员贬职风潮，他改任为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在雷州沉沦于九品的下僚长达八年，后任福建闽海道廉访司知事、经历等职。他一生官位不高，最高的经历一职也仅从七品，致使他一家十口时常无米下锅。妻子易氏早卒，他本人身有痔病，长期体弱多病，使他五十八九岁便早早地离开人世。他去世时，长子范继文（小名山寿）才七岁，次子四岁。他的好友虞集《题元范梈范德机诗集后》叹道：“遗稿飘零存梗概，孤儿瘦弱赖高情。”^①他逝世后，遗孤挣扎在死亡线上，遗稿无人整理保护，以致飘零散佚。面对此情此景，老友忍不住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泪下。

但是，范梈却是元代一位颇有建树的儒士。他一生以“每饭不忘君”的杜甫为楷模，在黑暗的时代里始终坚守道义，为官正直，施惠于民，赢得人民的好评。在文学上，他诗歌散文兼擅，尤长于古体诗，自出机杼，开创有元一代诗风。诗歌上，他与虞集、杨载、揭傒斯一起，被誉为“元诗四大家”，著作传世的有《范德机诗集》、《范文白诗集》等。书法上，有《北斗道经》等作品，成为一代大家。

^①（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九·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12.

一、范德机与元诗四大家

范梈在元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很高。他虽然生在“九儒十盗”的时代，但是在文学上却坚持雅正诗风，拒绝勾栏瓦舍习气，成为元诗四大家之一。

元诗四大家的形成有个酝酿过程。在元代诗歌的代表者里，有推许范梈的。揭傒斯《傅与砺诗集序》：“自至元建极，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兴运，迪往哲，稍知复古。至于诗，去故常，绝模拟，高风远韵，纯而不杂，朔南所共推而无异论者，盖得江西范德机焉。”^①诗序作于元统三年（1335）七月，此时范梈已去世五年，揭傒斯的陈述应当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明李东阳《镜川先生诗集序》：“元之盛时，称范德机善作，刘会孟善评。”^②明练子宁《中丞集》卷上《黄体方诗序》：“元初，惟清江范德机，清修之节，超卓之见，发而为文，以鸣其一代之盛。亦往往有能蹈其轨辙者。盖非特其祖述之工，由其本诸中者，有以异于人也。”文章所谓“蹈其轨辙”，是在“李太白神仙之流”的语境下，认为元代范德机的诗歌有李白之风，因此成为“一代之盛”。这些评论说明在元、明之时，他曾被推为元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推举二人的，如“南州双璧”说。《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一：“柳贯诗：‘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按：此谓范梈、虞集。”这里，以范梈与虞集并驾齐驱，作为元代文学标志。柳贯的原诗为《为蒋英仲作颜辉画〈青山夜行图〉歌》，诗云：“心融意定不少假，收揽奇怪一笔模。蒋君闲朝携过予，墨色照几晴光铺。老颜未老为此图，柳子歌罢三呜呼。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③柳贯（1270—1342），字道传，元代婺州浦江（今江西兰溪市横溪）人，受学于金履祥，博学多通，名列儒林四杰。柳与范为同时人，诗歌主题歌咏颜辉的画——《青山夜行图》的“奇怪一笔”，以及当事人蒋英。但诗歌笔锋一转，转到当时诗坛的泰斗——范梈与虞集：希望你的画能得到他们倾以“明珠”般的赋诗相助，这就能为你的画增价。其时，范梈与虞集并不在场，诗人叙述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风尚：他们作为当代文坛的巨星，享有

①（元）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元）柳贯：《待制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至高无上的声誉，因而他们的诗歌被世人高山仰止。在这里，范梈与虞集被视为元代文坛的双子星，他们两人都是文坛的统帅。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多家并举的。元杨维禎《剡韶诗序》：“我元之诗，虞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继者叠出而未止。”^①所举七家中，虞指虞集，赵指赵孟頫，范指范梈，杨指杨载，揭指揭傒斯，其他还有马祖常等。明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昔者元氏之有天下也，收南宋之遗才，而迪简在王廷，风教稍振。故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尝绝响。若虞伯生、范德机、杨仲弘、揭曼硕、欧阳原功、马伯庸、萨天锡暨吾乡黄晋卿、柳道传诸人，各以其诗文鸣，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汉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所举九家，虞、范、杨、揭居首。明王世贞亦主多家之说，其《艺苑卮言》：“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頫、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②

但经过历史的选择，元诗四大家之说最终形成。其实在多家代表说中，已经包含虞、范、杨、揭四人，这离四大家之说并不遥远。在此基础上，四家说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范梈）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③这也隐含了四家说。在揭序中，还说到虞集的评论：“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诗如三日新妇”，虞集自评己诗为汉廷老吏。这些语境的背后，便是社会公认的元诗四大家说。

元诗四大家之说的典型表述，出自陶宗仪。清姚之骅《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二：“《辍耕录》：国家诗称虞、杨、范、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成于元末，此时“元诗四大家”之说已成定论。《新元史·杨载传》：“故元一代之诗，称虞、杨、范、揭云。”四大家的另一种表述，是“元诗四杰”。明熊逵《清江诗法序》：“范先生以诗鸣世，其时与蜀郡虞伯生，浦城杨仲弘，丰城揭曼硕四先生者，在元号四杰焉。”^④四大家与四杰，只是用词有别。明毛晋编选了《元四家诗》，其中收《虞集诗》八卷、《杨载诗》八卷、《范梈诗》七卷、《揭傒斯诗》三卷。《四库提要》说：“明毛晋编《元四家诗》二十六卷……乃晋以意摘抄，非其完本，且四家各有专集，亦无庸此合编也。”对毛晋《元四家诗》不以

①（元）杨维禎：《东维子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③（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④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65~466。

为然。其实,《四库提要》并不明白毛晋编《元四家诗》的深意:《元四家诗》以刊本的形式将陶宗仪四家诗之说确定下来,并传之天下,使“元诗四大家”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毛晋对于元诗四大家之说的确立,其功不亚于陶宗仪。

平心而论,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为30年,这便是古人以30年为一代的内在根据。因此,元代90年的文学,实际上就是三代人的文学。第一个30年即第一代入时,天下初定,文学正在起步,虽然也有如姚燧被称为文章大家者,但是难以代表整个元代。第三个30年即第三代人时,天下动乱正在酝酿,元代已难掩亡国颓势,文学也不能成为时代的代表。第二个30年即第二代人时,也即延祐、天历之间,文学达到鼎盛阶段,故它成为元代文学的当然代表。而在延祐、天历时期的文坛中,虞、杨、范、揭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元诗四大家”之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故逐步被后人接受。今《中国文学史》:“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①其说并非没有瑕疵,例如杨载和范梈的官位便不高,而且二人并无碑版文传世。在论述四人的论据中,这二人的论据悬空,其说的科学性便大打折扣。但是,元诗四大家备受时人的称誉,这却是正确的。

当然,对“元诗四大家”之说并非没有异议。明宋濂《待制集后记》:“国子监丞、莆田陈公旅尝评之曰:‘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沓,莫穷其端倪。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呜呼,先生之于文,可谓至矣。”^②《待制集》,即他的老师柳贯的文集。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柳贯传》,更称柳贯、黄潜、虞集、揭傒斯为“儒林四杰”,而不及范。当然,“元诗四大家”与“儒林四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也有一定联系。这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程钜夫曾对柳贯说:“天下文章,今属子矣。”但是不要忘了,宋濂是柳贯、黄潜的弟子,其《待制集后记》即署“门人金华宋濂谨记”。门人宋濂对老师柳贯的赞誉还表现在《柳贯赞》、《元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谥文肃议》等文中。学生私爱之语,不能视为历史定论。清沈钧德《元诗别裁集序》说:“至如赵(孟頫)、虞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72~373.

② (元)柳贯,《待制集外编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集)、杨(载)、范(梈),皆卓然成家,为正宗。”^①而不及揭傒斯。元陶宗仪说:“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②清顾嗣立《寒厅诗话》云:“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聚)。”顾嗣立一下就提到“元四家”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五家说则在范、虞、杨、揭中加上赵孟頫。但是一般而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虞、杨、范、揭,即“元诗四大家”。清宋荦《漫堂说诗》:“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另外,还有在四家中又分出高下优劣的。如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伯生自评其诗语)为最。”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说:“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其所以齐名者,或以袁伯常、马伯庸辈,才笔太纵,转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调者,谓可以绍古乎?然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于道园之‘学古’也。”沈德潜和翁方纲均推尊虞集为最,不无道理。范梈《怀京城诸公书崖州驿四首》之四即称赞虞集为:“妙为文字吾雄甲,精切于今孰与俦。”这是范梈时代推虞集为“吾雄甲”的最早记载。翁方纲虽有上说,但他也承认,“元诗四大家”说的产生自有其原因。其实,中国文学史上诸如“四大家”、“四杰”、“四士”、“八大家”等说,无不有可议之处者。但是,它们又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后人没有必要锱铢必较,一定要在四人中分出个雌雄来。

学界对范梈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自1980年以来,有关范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刘厚章与涂文安的《范梈不是恩施人》[《鄂西大学学报》,1986(1)]及《元代诗人马祖常和范梈的籍贯——新版〈辞海〉两条注释辨误》[《中国文学研究》,1986(2)]、肖永凤《范梈诗歌的艺术特色》[《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利煌《浅谈元代诗人范梈的道教情结》[《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余珊珊《〈木天禁语〉考辨》[《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5)]等少数几篇,且都停留在研究起步阶段。

在范梈工作过的雷州地区,对范梈的研究也十分稀少。黄振强的《历代名人

① (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元诗别裁集·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

与雷州半岛》^①、《徐闻文史》第二十辑《诗词楹联选》等，选了范梈的《登沓磊驿楼自此渡海》等诗，注意到范梈留下的诗歌。此外，鲜有述及范梈与雷州者。

范梈不仅在雷州任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而且还著有诗集《海康集》。《海康集》是雷州历史上第一本以雷州地名命名的诗集，这部诗集对研究雷州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范德机的著作

明宋濂等撰《元史》和民国柯劭戛等撰《新元史》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艺文志》。其主要原因，是元朝对文籍的轻视，造成《艺文志》的编写缺乏史料基础。元朝在天历二年（1329）才设立艺文监，其时元朝的国运已过大半。艺文监地位不高，秩从三品，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此外，朝廷对艺文监极不重视，至正六年（1346），大臣们还在为是否废除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而争论，文化典籍在元朝生存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载当时大臣们针对废除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的意见：“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元朝不能容学房，表现出它对待文化典籍的态度甚是恶劣。艺文监的主要职责，是翻译蒙古语著作和校勘汉语儒书，主管者艺文监丞的职责即参检校阅书籍，其狭隘可见一斑，但它还不时受到不容许其存在的威胁。因而，元朝并没有留下可以给后人编《艺文志》的资料。清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其《序》云：“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1236），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編集经史……至正，儒臣撰《秘书监志》，仅纪先后，送库若干部、若干册，而不列书名。明初修史，又不列《艺文》之科，遂使石渠、东观所储，漫无稽考。”^②《元史》无《艺文志》，是元代文化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野蛮的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联系，虽然范梈名列元诗四大家，但原著却没有保存下来。今存的范梈著作主要是诗歌选本，《四库提要》：“《范德机诗》七卷，元范梈撰。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以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出为岭海廉访使照

① 黄振强。历代名人与雷州半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52~55.

② （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广州：广雅书局，1920.

磨，历转江西、湖东。后选充翰林应奉。又改闽海道知事，移疾归。天历二年（1329）授湖南岭北道廉访使经历，以母老未赴。明年母丧，竟以毁卒……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①《四库提要》卷一百七十四《别集存目一》又说：“《范文白诗集》六卷，元范梈撰。梈诗别有七卷之本，题《范德机集》者，乃临川葛邕所编，刊于闽中，已著录。是集为明杨昶所选，所取才十之六，其删汰亦不尽当。”上述两种选本均存世，但是，其原著《范梈全集》却永远消失了。

《范德机集》的编选，《四库提要》前说“不知何人所并”，但后作了补充：“乃临川葛邕所编。”葛邕，字仲穆，元人。他编定《范德机集》后，经过了儒学学正孙存吾（字如山）的校订。明叶盛载：“《范诗》，书坊本，七卷。”^②《范德机集》七卷，为临川葛邕为书坊刻书而选，时在元后至元六年（1340），即诗人去世后的第十年，由孙存吾私塾附设的书坊益友书堂刊行。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之“元私宅家塾刻书”条云：“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至元庚辰（六年，1340）刻《范德机诗集》七卷，见《瞿目》、《丁志》、《陆志》。《云目录》后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木记，又有‘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校刊’墨图记。”^③21年后，孙存吾刻本已传到日本，有了日本延文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刊本^④。《范文白诗集》今存九卷本，比《四库提要》多出续选的三卷，今题名为：明杨昶《选校范文白公诗集六卷续选三卷》。另外，清康熙年间，金侃综合《范德机集》和《范文白诗集》两个选本，编成十卷本的《范德机诗集》。

范梈的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著录《范梈诗》七卷，而无《范文白诗集》。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范梈《诗林要语》一卷、《诗学禁脔》一卷、《木天禁语》三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范梈《批选李太白诗》四卷、《批选杜子美诗》六卷。后两种，在《补元史艺文志》卷四作《批选杜工部诗》六卷、《批选李翰林诗》四卷。这两部书声誉很高，明杨士奇《李诗》云：“盖世之选李杜者，范德机为精。”^⑤

范梈的《木天禁语》和《诗学禁脔》被疑为伪托，理由是芜杂不伦。其实，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④ 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长沙：岳麓书社，2004。

⑤（明）杨士奇：《东里诗续集·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